

童年的夏天，天瓦蓝瓦蓝的，虫儿的鸣唱随着酷热的空气传向每个角落。放了暑假，不用去补习班、兴趣班，也没有空调、iPad和手机，物质比现在贫乏，但却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，那样无忧无虑，那样天真烂漫。让我们跟随几位作者的追忆，感受久违了的童年夏天。

## 铺着羊皮过夏天

□萍水相逢

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最美好的记忆要数夏天了。

记得那年夏天，我们家的一只大山羊突然死了，父亲把它的皮剥下来钉到墙上晒干，说是可以当席用，于是，就成了我的专用品。

盛夏来了，天气闷热，地里的农活也不是太忙了，大人们的闲暇时间也多了起来。每天午后，他们并不急于下地，而是聚集在门外的大树荫下，一边摇着硕大的芭蕉扇，一边天南海北地说些什么，直到太阳偏西，才各自离去，留下一层厚厚的烟灰。

每逢这个时候，我便拉着那张硕大的羊皮铺在他们的旁边，

一边自顾自地玩着，一边听他们说话。大人们的话我听不全懂，他们一会儿说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几分，一会儿又说腊月初一古刹大会上那个唱花脸的如何棒，云里雾里捞不着边。然而，我喜欢听。其中，有一位大叔说的话我记得最清楚。他说，以后农民种庄稼再也不用牛来犁地了，而是要用一种机器，也就是铁牛。这种铁牛不吃草也不喂料，只用油，劲儿可大啦，一天能犁几十亩地哩！他的话震惊了许多人，可是，谁也不怀疑，因为他是从外面回来的，见过大世面。他还说，以后晚上再也不用点油灯了，要用电灯，那电灯很亮，不怕风吹，一盏灯就能照亮半个庄。当时，我就好奇，那电灯到

底什么样？是不是像故事里说的“夜明珠”一样？怪不得曾经听到有人这样传诵“电灯电话，洋犁子洋耙，犁地不用牛，只用剪发头”，我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。

到了晚上，则是另一番景象。大人们像约好了似的，早早地便吃过晚饭，来到村头的一根电线杆旁。当然，我也在其中，仍然拉着那张大羊皮。这是一道从县城通往乡村的电话线，离地面不高，也就两三米的样子。只见一位大哥哥把一个不大的方匣子放在地上，从里边拉出两根线，一根钩在上面的某一根电线上，一根扎在地下，立马那方匣子就发出了声音。是戏！我惊奇极了，那匣子为什么会唱戏？是不是里边有人？围着匣子看了半

天也没看出什么，于是，挺纳闷地回到我的羊皮席子上。大人们倒是听得入了迷，静静的，谁也不吭气。仰望着深不见底的夜空，无数星星眨着狡黠的眼睛，似是窥探着人们心中的秘密，也像是嘲笑我本不该和这些大人们在一起。来去无踪的微风轻轻地吹着，周边的地里不时传来蟋蟀声，偶尔一只萤火虫飞过，划出一道黄色的光。大人们似乎很陶醉，时不时蹦出几句“常香玉”“拷红”什么的，反正我也听不懂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迷迷糊糊地被姐姐拉了起来，睁眼看时，大人们已经快走完了，夜，已深了。身上感觉有点凉，那风，还在吹。

□郎新华

从小长大的地方，是漯河近郊的一个小村庄。村西头紧挨京广铁路，火车的汽笛声就像童年的背景音乐，悠扬而绵长。

30年前的村庄，都是低矮的草房、瓦房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种着榆树、桐树，还有能给我们这些小孩子解馋的枣树、柿子树、无花果树。这些果树可是我们暑假的念想，哪棵树上的枣红得多，哪个无花果可以吃了，小小的心里清楚得很。

午后，趁着大人还在午睡，我和弟弟还有几个要好的小伙伴溜出家门。正午的太阳明晃晃的，小狗吐着舌头，知了不知疲倦地叫，整个村子静悄悄的。我们结伴来到前街李爷爷家灶屋后，开始小声商量着，怎样才能吃到树上水灵灵的枣。他们家的灶屋是围着这棵枣树盖的，树干穿过瓦房，像是给房子撑了把伞。同来的小勇出了个主意：“用小砖头砸吧，顺着房顶刚好可以落下来。”这个点子不错，四五个小伙伴开始找砖头块、小石块朝树上投去，青里透红的大枣蹦蹦跳跳从树上落到屋顶又滚落下来。我们几个人兴奋得哇哇叫，赶紧捡起装到裤兜里。突然，“咣”的一声，应该是砸到了李爷爷家的铁锅，地上的枣还没捡完，就听到李爷爷的声音：“谁家的小孩，把我家的锅砸坏了，看我不打断他的腿。”我们吓得捂着口袋溜烟跑到村东头的小树林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东张西望后，才开始品尝酸里带甜的大枣。

10岁那年，是1987年，村西头

## 偷枣

的铁路要增加一道铁轨，村里住进了一大帮修铁路的工人，村里人叫他们大修队，他们在村委会院里建了宿舍、餐厅，大修队还有一台大彩电，一到晚上都会在餐厅打开，谁都可以去看。那时大彩电还是稀罕物，《红楼梦》正在热播，每天晚上去大修队餐厅看《红楼梦》成了一件顶重要的事。记得妈妈傍晚从地里干活回来，麻利地做好饭，招呼我们姐弟仨吃完，就会催着我说：“小华，帮弟弟搬个小凳子，《红楼梦》快开始了。”跟着妈妈到大修队餐厅，人已经坐得满满的了。找个地方坐下，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，沉浸在《红楼梦》中了。这个场景成了童年记忆里无法忘却的部分，那时的妈妈好年轻，夏夜的星星真亮。

那时没有电视、电脑、手机、网络，可那时真开心呀。记得有一天傍晚，和小伙伴玩捉迷藏，藏在麦垛后，竟困得睡着了。天黑了还不见我回家，妈妈发动很多人找我。找到后，妈妈又气又喜，拉着迷迷糊糊的我，一路碎碎念往家赶。时光啊！如果你能停驻，如果能一直让妈妈牵着手，不长大，该有多好。

## 浑水摸鱼

□林苑百合

儿时暑假，我和小伙伴们早上睡到自然醒，爸爸妈妈早已下地干活。吃了妈盖在锅里的饭，开始呼朋引伴去捉鱼虾。每人手里都掂个铁皮小桶或罐头瓶，路上追逐打闹自不必说，不一会儿就来到离家三四里地的“老河湾”。这里是几条河沟的纵横交汇处，水草丰美，是鱼虾们的天堂。

我们先找个小一点的水坑，四周用乌黑的淤泥和着水草圈起来，我们称之为“垒堰”。之后小伙伴们开始用两只小手往外撩水，“堰”里的水一点一点减少，等到“堰”里剩下很少水的时候，我们就光着小脚丫在水里来回走动。水变得很浑浊，小鱼小虾在浑浊的水里只有张嘴喘气儿的份了。这也许就是“浑水摸鱼”的来历吧！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，我们两只小手麻利地一拢，就是一条小鱼或小虾。看着自己小桶里不断增多的收获，我们满心欢喜。

忽然“堰”里泛起一个大的涟漪，我们判断肯定有条大鱼！鱼在水里劲头十足，我们赤手空拳难以捕捉到。于是再次把“堰”里的水用小桶一点一点地舀干，终于“水穷鱼见”，一条足有三斤左右的黑鱼（我们称之为火头鱼）在淤泥里打着挺，被红玲姐麻利地捉住，它不断挣扎，还甩了红玲姐一脸黑泥。我们的小桶自然盛不下的，要民在岸边的

柳树上折了一根柳条，真正是“蒲筐包蟹，竹笼装虾，柳条穿鲤。”

当我们正沉浸在捉到大鱼的喜悦中时，黑泥里爬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我们不敢靠近，等到它爬上岸，我们发现是一只甲鱼，拿到清水里一洗，有小盆那样大！用藤条拴住腿，满载而归。在落日的余晖中，在河畔的金柳下，一群孩子嬉戏打闹，个个都是小泥猴。

晚餐很丰盛，炸好的虾、金黄的小鱼，让我们垂涎欲滴。母亲开心地看我们吃，最后我们连小手都舔得干干净净。那只大甲鱼被有威望的聚财大爷看到，对我们说：“千年王八万年龟，长这么大不容易，大河嘴（两河交汇处）才是它的家，明天你们把它放了吧！”

第二天我和小伙伴们起了个大早，跑了有五六里地，来到水流湍急的大河嘴，把那只甲鱼放了下去。把它放入水中的那一刻，它还扭着脖子看我们，也许是向我们告别，也许是感激。

那时候的暑假没有暑假作业，也没有五花八门的复习资料，更没有遍地开花的补习班、兴趣班、特长班，家家户户的孩子都是“散养”的。孩子们个个都是“浪里白条”，几乎没有家长担心孩子会溺水，孩子会被拐骗。

现在的孩子被“圈养”起来，被禁锢在钢筋水泥浇筑的房子里，这兴趣班，那特长班，弄得大人小孩都疲惫不堪。

真心地希望孩子们能够身心都回归自然，有个快乐的童年！

